

## 父母的盛年

□段绪兰



枕在时光的睡梦里,数着细碎的光阴,静候着窗外的腊梅悄然绽放,一朵、两朵,直至满树含笑。淡黄灿然的色彩,给萧索的寒冬一丝温暖,给灰暗的天空一抹明媚。当幽香飘散开来,年也即将到来。过年,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无疑是快乐而满足的大假,对我父母而言,既是他们的战场,也是他们的秀场。每到过年,我就会想起时光深处那些曾经与父母共度的大年,让人恋恋不舍而又难以忘怀。

那些年,我们都还未长大,父母也是花样年华,父亲帅气,母亲漂亮,一家八口虽然过得并不富裕,倒也开心快乐。每年,一到腊月,母亲就像一只陀螺,忙到转不停。首先是杀年猪,熏制腊货。当一挂挂香肠和一块块腌制好的猪肉、牛肉等肉制品挂满熏制架上,母亲就开始了一天漫长而艰辛的坚守过程。柏树枝和柴块在母亲的伺候下,燃烧断裂,劈拉作响,浓烟缭绕,腊货在炽烈的煎熬中慢慢地吸收柏树枝燃烧后的清香,经过十几个小时的烟熏火燎,红亮亮的香肠和黑黢黢的腊肉散发着诱人的肉香,而劳累一天的母亲虽已疲惫,但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在那个生活物资紧缺的年代,腊货不单是过年的必备品,更是来年上半年一家人最主要的荤菜。

腊货准备完毕,就要开始家里大扫除。青瓦木墙,土灶煤火,平常虽也常常打

扫,但一年下来,房梁,墙顶,木窗木格,难免藏污纳垢,灰头蓬面。大扫除之前,母亲会先用米粉子熬制一大锅浆糊,准备一大捆大张的白纸和一摞报纸。待扫帚将整个屋子打扫干净,母亲就用浆糊把四面墙壁先糊上一层报纸,然后再用白纸将报纸覆盖,待白纸糊完四面墙面,原来暗沉的屋子立刻雪白明亮了起来,再贴上几张漂亮的画报和挂上好看的日历,一种节日的喜悦立刻在小屋蔓延开来,感染了每个家人。那时我非常崇拜母亲,总觉得她会有某种魔法,让原本陈旧的小屋瞬间变得熠熠生辉。

临近大年三十,父母最重要的事就是准备团年夜饭。我们的团年夜饭一般安排在大年三十的上午10点多开始,会邀请父母双方的至亲一起团年。父亲是个美食家,每年,他会亲自采购上好的新鲜食材回来,而鱼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头菜,因为它寓意着年年有余的好兆头。母亲则在腊月二十八就开始清洗好各种腊货,如煎炸酥肉和糯米丸子,经过两天的精心制作,三十天上午,三桌丰盛的团年夜饭就准备就绪。灶旁的母亲脸上泛着红光,不停地翻炒着幸福的菜肴,父亲则面带欢笑不停地给长辈们敬酒夹菜,亲人们在觥筹交杯中互赠新年祝福,亲情在欢快的氛围中得以延续和加固。多年以后,当家里的长辈一个个离我们而去,

我才明白,那时的团年夜饭不仅是犒劳一年的辛苦劳作,更是联系亲情的一种纽带。而现在当我们在外面餐馆吃年夜饭时,似乎少了当时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

过完年三十,父母忙完了他们的战场,迎来了大年初一,又迎来了他们的秀场。为了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和活跃假期气氛,城区的三个居委会都会搞一些丰富多彩文艺宣传活动,上街表演。比如车灯、打腰鼓、钱棍舞、踩高跷、舞蹈队以及扎亭子,而父母都是宣传队里的积极分子。母亲打腰鼓,父亲扎亭子,夫唱妇随,比翼双飞。腊月白天再忙,每天晚上母亲都会抽空参加居委会的腰鼓训练,而父亲则会与几个扎亭子高手商讨今年扎亭子的节目单子和各种细节。

从大年初一至初三,居委会的游行会举行三天,当居委会的宣传队锣鼓喧天开始游行时,大街两旁早已被从乡下赶来看热闹的人和城里的粉丝们挤得水泄不通。我们一群熊孩子也会早早地守在宣传队旁,跟随宣传队游行。各种娱乐表演,不仅让人们无比欢笑开怀,更让人们得到一种精神的慰藉和美的享受。这一刻,人们忘记了一年中所有的辛苦与无奈,留下的只是欢乐与开心。而我看着游行队伍里的母亲踏着优雅的步伐,忘情欢快地敲着腰鼓,盛装的脸庞盈溢着喜悦,浑身散发出一种迷人的魅力。我从未见过母亲如此的美丽,竟然有种陌生的感觉,那是我平常辛苦劳作、不施粉黛的母亲吗?

母亲的腰鼓队渐渐前行,父亲的亭子压后,妹妹幻化成白娘子站在了亭子的中节,一出《白蛇传》的亭子戏跃然呈现在观众的眼前。队伍中,父亲里面穿着蓝色呢子中山装,外面披着一件军大衣,永远那么沉稳帅气地指挥着亭子抬夫慢慢前行。亭子是游行队伍的重要头戏,少了亭子戏的宣传队就像没有了灵魂一样,所以亭子历来就是最受群众喜爱和追捧的对象。

游行队伍缓缓而行,锣鼓鞭炮声此起彼伏,人们在你推我攘中享受着一年中难得的休闲时光。而正值盛年的父母,也在这一刻,用自己的热爱,将一年中的所有辛酸不堪全部释放,迎接更好的来年。

## 姐姐是菜农

□李小华

去菜市场买菜,我会专挑本地农民自己种的时令蔬菜买。菜农大多是五六十岁的老大姐或者六七十岁的老大爷,他们算账一般都很慢,算好后会问一句买菜的人:“是不是这么多钱?”当你买了菜,他们没有零钱补给你时,就会抓一大把菜给你,说:“这个不用称,反正是自己种的,多点没有关系。”一脸的诚实与温和,一脸的慷慨与大方。卖到最后的多是最不好卖的菜,因为大家都认为是别人挑剩下的。每当这时,菜农就会降价处理掉所有的菜,好早点收摊回家。

我经常买到的就是菜农处理的菜,买回家后吃一些扔一些。爱人常常批评我:“你就是爱去上那些当,贪图便宜,实则遭贵价钱。”其实,我不是为了贪图便宜,而是想让他们早点回家。每当看到他们期待买主的眼神,我就会想起我姐姐种菜的辛苦和卖菜的不易。

姐姐是我们家的老大。她生于灾荒年,因为先天的营养不足,导致姐姐身材矮小,左眼残疾。

在姐姐该读书的年龄,因为在家带弟弟妹妹,姐姐没有上学,但她很聪明。我们家离学校很近,姐姐在家经常听见学校的学生大声背诵乘法口诀,听着听着,姐姐也学会了。

姐姐长大后嫁到离县城只有四五公里

远的一个深沟里。沟脚的土壤肥沃,粮食产量高,蔬菜尤其长得得好。姐姐一家除了种点粮食外主要种蔬菜,把卖菜作为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

在没修村村通水泥公路之前,姐姐进城都是走小路,而且要爬很长的陡梯子石板路。姐姐个子矮,挑着满满的菜篮爬不上去。姐夫是大劳动力,要留在坡上干活,不能让他去街上耽搁时间。天不亮,姐姐就打着手电筒为姐夫照亮,让姐夫把菜挑到崖上去,然后再返回家去坡上干活。剩下的路要平缓一些,就由姐姐一个人挑到街上去卖。姐姐天不亮就出发,为的是找个好地盘搁菜篮。去晚了,地盘就没有了。在市场外面卖,会遇到城管,胆战心惊。有时候市场上的季节菜比较多,供大于求,姐姐守一天大菜还没有卖完。天黑之前巴不得把菜处理掉回家,可偏偏没有人愿意买剩下的菜。想送人,城里又没什么亲戚。扔垃圾桶吧,姐姐可舍不得,因为每一株菜都凝聚了她的心血和汗水。姐姐只好独自挑着剩下的菜打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回家的小路上。小路两旁,一边是崖,一边是坎,晚上黑黢黢的,让人心生恐惧。

姐姐和姐夫一年到头都很忙。每一季,姐姐家都要种很多不同种类的蔬菜,每一种蔬菜又要在不同的时间段分三批种,

这样才能保证一年四季都有菜卖。我每次去姐姐家,看到姐姐都忙得不亦乐乎。要么是在挖地,要么是在担粪,要么是在给瓜苗搭架,要么是在摘菜。看着满屋堆放的蔬菜,姐姐心里就有满足感。她总是挑最好的菜送给我,把最差的菜留给自家吃,其余的精心打理,去掉黄叶和有虫眼的老叶子,用井水清洗干净,再装进菜篮摆放整齐。姐姐一边装菜一边说:“摆放菜也是一个技术活,乱七八糟,菜篮满了菜却摆放得很少,去一趟城里不划算。”

姐姐卖菜守一天大才挣一百两元,背后却付出太多的时间、力气和汗水!但姐姐对生活、对命运、对父母、对家人从来就没有丝毫的抱怨。她精心地喂养她的蔬菜,就像喂养她的儿女,看着它们一天天地长大、长高,然后幸福地出嫁。每当姐姐卖完所有的菜,就像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心里充满幸福和喜悦。

简单的日子重复过,重复的日子快乐过,一晃姐姐六十多岁了。因为长年累月超负荷的担粪担菜,造成膝盖下的滑膜损伤,姐姐的腿不能干活了。又因为姐姐一年四季在外面卖菜,接受风吹雨淋,手脚的风湿很严重。

“忠厚之人,必有后福。”勤劳淳朴的姐姐有一双孝顺听话的儿女,儿女都住在了县城。姐姐和姐夫住在乡下,儿女时常开车回去看望他们。姐姐喂了十多只鸡,姐夫种点庄稼和蔬菜自己吃。两个人每月有政府发放的养老金和残疾人补助,加上多年的积蓄,姐姐对现在的生活挺满意。

姐姐有好几年没有卖菜了。但一走进菜市场,我就会想起姐姐卖菜的那些艰辛时光!